

GEORGE S. PATTON

★ 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大名将丛书

SERIES OF TEN FAMOUS GENERALS IN WORLD WAR II

巴顿战功显赫，指挥金戈铁马驰骋于北非大漠，横扫欧罗巴，攻无不克。

巴顿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军人，具有天赋的攻击精神。

在他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障碍。

艾森豪威尔评价其：“时而溜须拍马，时而狂妄自大……”

而他那种必胜的决心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巴顿在生前即已享有盛名，

死后更是成为全世界职业军人的偶像。

巴顿_下

热血豪胆的冰火战将

原著 格利德尔·梅德罗 编译 袁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第17章

SEVENTEEN

蒙受耻辱

巴顿^下

热血豪胆的冰火战将

原著◎ 格利德尔·梅德罗 编译◎ 袁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打耳光事件”



第 17 章

CHAPTER SEVENTEEN

蒙受耻辱的将军

“……回前方去……”

要是你不去，我就叫行刑队枪毙你！”巴顿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手枪，“实际上，我应该亲手毙了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哭鼻子的胆小鬼！”……

巴顿的军旅生涯正如日中天，他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更严峻的挑战。但是，这一事件几乎葬送了他的锦绣前程……



章以景

軍將帥的受業

一

（明）

（明）

（明）

（明）

☆ “打耳光事件”

在和平年代里，丘吉尔只能当一位历史学家、文学家或者政客；而巴顿，如同某些人所说，很可能是个“捣乱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巴顿与丘吉尔同属于一类人，他们都具有18世纪贵族式的正确性，缺乏保持沉默的自控力，生命与感情之火要比常人燃烧得更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出人头地。

蒙哥马利在他的《领导艺术之路》一书中对这一现象做了生动的描述：“一旦爆发危机，国家迫切需要主动性强的领导人，需要他们工作、办事、必要时冒险。……如同大海翻腾的波涛将杂物抛出水面一样，危机会促使性格坚强、目光远大之士脱颖而出。人们需要他。但当他完成使命后，很可能被弃之如敝屣。”丘吉尔在完成使命之后便被英国抛弃了。巴顿的命运则更惨，在战争刚刚取得局部胜利之时，他便开始面临厄运，其起因便是所谓“打耳光”事件。当然，巴顿对此是负有责任的。

1943年8月4日晚上，巴顿将军把罗斯维奇中士叫到他在塞拉米附近的前线司令部的帐篷里，向他口述过去48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并载入他的日记。前一天，他离开了在巴勒莫的那个漂亮的宫殿，现在则宿营在帐篷中，紧随正在突破德军第十五装甲团顽强抵抗的部队，向墨西拿前进。

在前线巡视了一整天之后，巴顿感到稍稍有些疲惫。现在他思考的问题超出了他所视察过的吃紧的战区。他的注意力落在两个方面：一是北方的德军为每一平方厘米土地拼死战斗；二是东方的蒙哥马利加速向卡塔尼亚进军。

第二军预定要根据巴顿制定的时间表沿海岸和西西里北部山区奔向墨西拿。但是前进速度已经落后于计划。时至8月4日，特拉斯科特将军的第三师第十五步兵



团仍然未能强渡富利安诺河，而艾伦将军的第一师全力以赴也未能突破德军阵地，占领特洛依那。然而，蒙哥马利却渡过了萨尔索河，正向北追击赫尔曼·戈林师。

尽管巴顿貌似镇静，但是，罗斯维奇已经察觉他有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这位将军就像高压电线一样，一旦超过负荷，就会出现颤抖和嗡嗡之声。这个中士摸透了巴顿的脾气。只要巴顿眉头一皱或打一个小小的手势，他就能立即知道巴顿的心情变化。通过长期的共事，他已经能够适应巴顿情绪上的波动。一年半以来，他已经如此习惯于巴顿口述的感情激动的日记材料，因此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使他失去平静而感到震惊了。

巴顿平静地向罗斯维奇做口述，罗斯维奇边听边认真记录，连头都没顾得上抬起。帐篷里稍显昏暗的灯光映照着巴顿手夹雪茄的侧影，烟雾缭绕之中，整个人变得模糊而忧郁。渐渐的，巴顿已经讲述完毕视察中的例行性事项，他的语气开始变得激动，用词也不太流畅起来，时而还会有间断，好像是在回看一部令人气愤的影片。随着他的讲述，罗斯维奇也开始感到吃惊，一个在巴顿看来无关紧要，却实际将会产生无穷恶果的事件像画轴一样缓缓展现在战地日记之上……根据巴顿将军自己做的口述，事情是从8月3日到特洛依那的前线巡视开始的……

“在途中，”巴顿用通常的音调接着讲，“我在一所后方医院停下，同三百五十名伤病员谈了话。一个失去右臂的可怜的小伙子哭了，另一个人掉了一条腿。所有伤病员都很勇敢和乐观。第三十九步兵团第三连的那个上士已经是第二次负伤住院。他笑着说，如果第三次负伤，他就要求回家了。几个月以前我就曾经对马歇尔将军说过，一个士兵负伤三次就应该送他回家了。

“在医院里还有这样一个人，他想装成受伤的样子。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实在受不了。我狠狠骂了他一顿，用手套打了他耳光，把他赶出了医院。各连都应该处理这类士兵，如果他们玩忽职守，他们就应该受到审判和枪毙。明天我要为此发布一项命令。”

第二天上午，罗斯维奇带着整理好的日记返回司令部时，巴顿又亲笔增加了一

句：“为了使一个婴儿成长，有时要打他一个耳光。”

根据罗斯维奇的回忆，巴顿是很随便地口述了那篇日记的。当他次日上午重看一遍那篇日记时，丝毫也没有表现出懊悔和忧虑之意。他只是说：“这样很好，把它交给柯德曼上校吧。”柯德曼上校是他的副官，负责日记的保管和编辑。然后他就靠在椅子上口述一份备忘录，那是由这次事件所引起的。

“致各军、师以及独立单位指挥官，”他开始口授。备忘录的全文如下：

“我注意到，有极少数军人借口神经衰弱，不能打仗，擅自去住医院。这些军人是懦夫，毁坏部队的声誉，丢指挥官的脸，他们毫无良心地让指挥官去经受战争的危险，而他们自己却把医院当作避难所。你们应该采取措施查明，凡属这类情况者，不应该送往医院，而应该在本部队处理。对那些不愿意打仗的人员，应该以临阵脱逃罪交军事法庭审判。”

以上即是巴顿一生中最可悲的一段时期的首批文字记录。他在那所不知名的医院里给了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一记耳光，只不过是他在那些日子里变得不能控制自己而极易冲动的第一次发作。正好过了一周，由于战场上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难，使巴顿的紧张情绪达到了难以忍受的顶点，在另外一所后方医院里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从表面上看，巴顿是豪迈直爽、生性粗鲁的一员猛将，一副铁石心肠。但凡是长期与他相处的人都不难发现，在公众面前的巴顿与私下里的巴顿判若两人。他善良敦厚，性格内向，很重情义，爱兵如子。

但是，巴顿之所以采取了如此粗鲁幼稚的举动，客观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虽然西西里战役的计划几经修改，但巴顿本人的打算始终没有变动，他决心让自己的部队始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进行战斗，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拿下巴勒莫，赶在英军前面夺取墨西拿。

从理论上讲，在联合作战中，盟国的总体利益应高于个别国家乃至个人的利益。但在这次战役中，蒙哥马利和巴顿都很少这样考虑问题。就巴顿而言，有四个



因素促使他必须抢先拿下墨西拿，并使他达到着魔的程度：第一，对德意法西斯的刻骨仇恨。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说：“德国鬼子是上帝诅咒的恶魔，一天不铲除他们，我的心就一天不得安宁。”第二，狭隘的爱国主义精神。巴顿认为，由美军首先攻克墨西拿是美国人民——他的主人的愿望，这一胜利可以为他的国家和人民增加信心和荣誉。如同拿破仑一样，巴顿认为，以胜利来回报他的国家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三，巴顿把这一战役看做是美英两军的一场重要竞争。因此，不管伤亡多大，美军必须取胜，以此来证明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从根本上扭转人们对美军的不良印象。第四，更重要的是，巴顿还把这次战役看做是自己与蒙哥马利之间的一场私人竞赛。每次战争都会产生特有的英雄，每支军队都会有其杰出代表。

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以后，英美军队在共同的战斗中已经造就了他们各自的英雄——蒙哥马利和巴顿，于是，在他们并肩与法西斯敌人作战的同时。他们之中也出现了一场暗中的较量。巴顿决心要在西西里战场上击败这个强劲的对手，实现自己“当一个伟大军人”的梦想。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巴顿必须全力以赴。

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干扰和困难。

首先遇到的是蒙哥马利将军的重重阻挠。早在制定西西里作战计划时，蒙哥马利就施展种种手段，迫使盟军司令部推翻了“赫斯基8号”方案。根据他的计划，美军登陆点应由巴勒莫转至距英军登陆点不远的西南方面，其任务只是保护英军的翼侧。在蒙哥马利的强烈要求下，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人最终接受了他的新计划。

巴顿是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执行强加给他的作战计划的，但他仍然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开战后不久就打开了局面。但正当他的部队沿着预定路线胜利进军时，蒙哥马利又给他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擅自于7月13日将部队开进美军的行进道路——124号公路。这是一个严重违反作战计划的行动，严重干扰了美军的推进，给盟军作战带来混乱。对此，巴顿非常愤怒，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仍以大局为重，

并希望把进攻方向转向西线，攻占巴勒莫。但亚历山大却发来指示，明确规定他的任务仅仅是保护英军的翼侧和后方。这等于死死地束缚了巴顿的手脚，不让他越雷池一步。对此，巴顿的反应是强烈的，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亚历山大才有条件地同意他转向西线。可以说，在通向巴勒莫的道路上，巴顿遇到了重重障碍，而这些阻力大部分来自盟军内部，这使巴顿感到十分痛苦，心力交瘁。

还有一个问题曾使巴顿大为恼火，愤愤不已。在西西里战役中，盟国空军第一次大规模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但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和指挥上的失误，空中行动屡遭挫折。如前所述，7月9日夜，空降部队进行的第一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空降部队大部分没有抵达目的地。事隔两天，悲剧又一次重演，空降行动再次惨败，23架飞机坠毁，损失近400人。盟国空军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未能给地面部队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反而多次发生误炸地面部队的事故，巴顿的部队曾多次遭到己方飞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大损失，巴顿本人也差一点险遭不测。这真是雪上加霜。巴顿气愤地说：“我倒是要问一问这些空军老爷，他们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

巴顿攻克巴勒莫之后，8月初挥师东向，进军墨西拿。在这里，巴顿部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西西里北部沿海地区山石林立，地形复杂，德军装甲部队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有利的地形，进行了拼死的抵抗。巴顿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部队大量减员，进展十分缓慢。碰巧，此时又发生了多起盟国空军误击美军地面部队的事故，巴顿的司令部也受到空袭的威胁。就在此时，巴顿发现了一个更令他不安的情况，许多显然没有受伤的人被大批运送到后方医院，并且有增无减。这种情况在第一装甲师最为明显。

从战斗记录来看，第一师是巴顿最信任的一支部队，作战勇猛，敢打敢冲，屡建战功。该师师长艾伦是一员有胆有识的虎将，一向受到巴顿的倚重。但他脾气暴躁，待人傲慢，常常好自做主张。副师长罗斯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他平易近人和富有人情味的作风深得士兵们的崇敬，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军人。两



个人之间产生了纠葛，并各有一帮支持者。在他们的溺爱和袒护下，该部队居功自傲，目无法纪，蔑视其他部队，并产生出一种自怜情绪，许多人不断跑医院，蹲病房。他们的行为在全军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使巴顿不得不分心去处理这一问题。最后，巴顿打算忍痛割爱，将他们两人同时解职。

以上一系列问题已经闹得巴顿心烦意乱了，而英国BBC广播电台的无中生有更使他怒火中烧。英国的广播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无事生非，大肆宣扬：在西西里岛，英国官兵正在浴血奋战，承担了大部分战斗，而美军却躲在巴勒莫豪华的王宫里，“一边喝葡萄酒，一边洗海水浴”。

在西西里炎热的夏季里，一身“热血与豪胆”的巴顿就是在这种煎熬之中度过的，巴顿把这称之为“一场剧烈的身心折磨”。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忍耐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都达到了极限，数不清的矛盾冲突开始使他的心理天平倾斜了。“打耳光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一发而不可收拾。

所有的麻烦最初是从8月1日开始的。当时第一师果敢地推进到塞拉米和特洛依那之间的一片荒芜洼地。这是在西西里战场最后攻势中精心策划的一招，以实现巴顿直捣墨西拿的愿望。前一天，他下达了发动这次大规模战役的命令。布莱德雷指挥的第二军包括一师、三师、九师以及增援部队从圣斯蒂芬诺-尼科西亚一线沿着113号和120号公路发动主攻。

在南翼，第一师迅速攻占了塞拉米，到达距特洛依那8公里以内的地区。特洛依那是德军抵抗的中枢。8月1日，第三师沿海岸公路东进，第一师猛攻特洛依那，其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该市近郊。但接着就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

巴顿得到的坏消息不仅仅是这一条。米德尔顿将军的第四十五师，在勒尼安海边的圣斯蒂芬诺前受阻。巴顿的地面部队从埃德温·豪斯少将那里得到的空军支援很不协调，美国飞机常常轰炸自己的部队。最糟糕的是，巴顿的每个师几乎都遭到惨重减员。因为没有军官替补，军士充当排长。每伤亡一个士兵，都令人感到痛心，伤亡人数在继续增加，但却得不到补充人员。

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巴顿的心情开始不平静起来。虽然他曾经彻夜不眠仔细掂量他的困难，但是看起来他想不出任何圆满的解决办法。

每当巴顿感到有害怕的念头时，他总是去附近的医院看看，看到伤员就可心使他获得安慰和鼓舞，因为他们的创伤就是他们英勇作战的标志。

这些伤病员更需要他去帮助减轻他们的痛苦。巴顿把看望伤病员当作他指挥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最崇高的职责。他总是高兴地感到，他可以使伤病员精神振奋。

此刻在巴勒莫，为了使他的思想摆脱那些坏消息的萦绕，他通知第七集团军的军医丹尼尔·富兰克林上校带着四十枚紫心勋章一道去后方医院看望伤病员。他在一张病床前，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和他们交谈。

“你什么地方受了伤，小伙子？”他向一个用被单遮着绷带的士兵问道。

“在胸部，长官。”

“好，”巴顿提高嗓门说道，因为他要让整个病房都听到他那鼓舞士气的讲话，“你听了可能会感到有趣，我最后见到的一个德国兵既没有胸腔也没有脑袋。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俘虏或打死了八万多名狗崽子，这是官方的数字。但是，我到各处巡视了一下，依我看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在战斗结束前将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快养好伤吧，小伙子——你还要参加那最后的一仗呢。”他每到一间病房都发表了不同的讲话，对护士讲了一套，对医生又讲了一套。

在离开医院之前，他来到一张病床前，一名战士带着氧气面罩，呼吸非常困难。当巴顿了解到这个士兵已经失去知觉时，他脱下头上的钢盔，跪下，把一枚紫心勋章别在他的枕头上，对着那个奄奄一息的士兵耳朵嘀咕了几句，然后站起来立正。如果说这是老一套的话，对病房中的护士来说并不是这样。“我担保，病房里没有一个人不掉泪。”

8月3日战况看来仍无好转趋势时，巴顿再也不能呆在巴勒莫的宫殿里容忍这种僵持局面了。他离开这个城市，在紧靠塞拉米的地方建立了他的前线司令部，艾伦的第一师指挥所就设在塞拉米的一所被抛弃了的校舍里。

P A T T O N

THE LIONHEARTED ICE-FIRE GENERAL
热血豪胆的冰火战将



他在前线度过了第一天，鼓舞和激励他的部下，他认为这是他自己应该亲自做、而且最有资格做的事情。这就是巴顿在摩洛哥登陆前夕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一句话的意思：“我觉得可以自称伟大之处在于我有领导和鼓动的能力。”现在，在西西里这个高压锅中，他说得更明确了。他对布莱德雷说：“我是美国军队里最会在别人屁股后面推一把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布莱德雷对巴顿的这一套指挥技术并不那么欣赏。

布莱德雷后来写到：“在巴顿的那部分不愉快的经历中，他的戏剧性行为使他极为丢脸，他的鲁莽行为激怒了他的指挥官们……在西西里，巴顿的为人与传奇人物巴顿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伤亡已经使前线留下缺口，巴顿看到这和他所面临的困难有着实质的联系。更有甚者，巴顿也听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只是由于厌战而泡在医院，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对此他既不理解也不相信。这些士兵离开了争夺特洛依那的残酷战斗，给承受压力的各团带来严重影响。真实的伤亡也确实使各团大量减员。由于得不到补充，每一个人都变得必不可少。

就在这个8月3日，对访问第一师的情况记忆犹新的巴顿在通往米斯特雷塔的路上发现了指示到第十五后方医院方向去的路标。他告诉他的司机米姆士中士：“把车开到第十五后方医院去。”这次去医院与其说是寻求安慰，倒不如说是去亲眼看一看那些患战争神经官能症的病例多到什么程度。

虽然巴顿的来访是出乎意料的，但当米姆士开车载着巴顿通过临时搭起的门来到利弗中校办公的帐篷时，第十五后方医院的一切都很像样，符合巴顿最严格的标准。中校陪同将军到会客帐篷，受到接待官查尔斯·魏斯顿中校的迎接。

帐篷里的一大群人欣然欢迎巴顿。巴顿从大量的绷带可以辨认出这些士兵是正当的伤员。他热情洋溢地和伤病员交谈，他特别高兴地看望了第三十九步兵团的一名上士，因为该团团长哈里·艾伯特·帕迪上校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巴顿在这位上士床边呆了一会儿，谈论“帕迪”的事。

巴顿离开帐篷时，忽然看到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蹲在包扎所附近的一个箱子上面，他身上没有绷带，说明他没有受伤。他是一个从印第安纳州的米沙瓦卡来的二等兵，名叫查尔斯·赫尔曼·库尔。

巴顿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情绪很不好，看到一名伤员的肉体被撕裂，一些伤员伤势很重，惨不忍睹。在那种情况下，我走到这个士兵面前问他怎么回事。”

“我觉得自己受不了了。”士兵答道。

“看到帐篷里的其他士兵，他们中间那么多人负伤累累，我实在是满腔怒火。”巴顿回忆道。

接着发生的事情，库尔自己给他父亲的信中作了交代：“巴顿将军打了我一个耳光，他踢了我的屁股，还骂了我。”

一群被骂声吸引过来的士兵扶起了库尔。他们把库尔送到一间病房，发现他的体温高达39度。验血证明，他患了疟疾。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库尔，甚至他在米沙瓦卡的亲属都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仿佛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巴顿也从自己的脑子里把它忘记了。

前线的战斗仍然没有起色，巴顿陷于苦闷之中。

8月4日，豪斯将军派出72架战斗机，轰炸了特洛依那，留下一片灰烬。8月6日天刚亮时，第一师的侦察兵发现特洛依那已经是一座空城。德军在黑夜的掩护下已经偷偷撤走了。

8月9日，情况又是一团糟。巴顿整天守在橄榄林时，既焦急又苦恼，只好写写信，克制自己不在这节骨眼上发脾气。

8月10日，特拉斯科特的第三师接近了布罗洛，第三师预定在布罗洛同伯纳德中校的海上登陆队会合。但是，前进的速度不够快，布莱德雷又给巴顿打电话，向他恳求推迟一天登陆。巴顿仍固执己见。

“不行，”他叫喊着，“不要再跟我争辩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恼火过。”布莱德雷写道。



巴顿也是如此。

布莱德雷的电话给巴顿留下了一肚子气。有时候，他还是不免要怀疑他手下的指挥官中，有不执行那些不称他们心的决定的人。现在他担心，布莱德雷和特拉斯科特可能就在搞小动作，以拖延登陆。他丢下一切事情，把米姆士中士找来，驱车前往第二军指挥所，准备跟布莱德雷摊牌。

巴顿在行车途中心急火燎，迫切想赶忙到布莱德雷那里。但是，当他看到仅次于圣阿加塔附近山谷里的第九十三后方医院的路标时，巴顿命令米姆士中士一起到那里去。他不声不响地走到接收帐篷，医院院长唐纳德·柯里尔上校匆忙得知巴顿将军的光临，便赶上来欢迎他。巴顿亲切地向柯里致意。这位军医是波士顿人，是他家的一位朋友。视察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开始了。

医院的接收官查尔斯·埃特少校在接收帐篷的入口处等候。接着便开始了一趟巡回视察。他和士兵们进行了通常的闲谈，但是，今天的巴顿显得神情紧张，举止不像平时那样诙谐、悠闲和亲热。当他在一名既没戴夹板又没系绷带的士兵的担架前停下时，他几乎变得冷酷无情，在他看来，这个士兵显然是在装病开小差。

“什么病把你弄到这儿来了，小伙子？”他问。

“我在发烧，长官。”那个士兵回答。医生插话说：“是的，长官，39度多一点儿。”

巴顿皱起眉头，显然认为他的体温还没有高到需要住院的地步。当他正要开口时，忽然看到另一个年轻的士兵蹲在出口处附近，颤抖的手指捏着一支香烟。

“你又怎么了？”巴顿对这个小伙子疾言厉色地说，他对发高烧的小伙子未发泄出来的恼怒变成了无名之火。

小伙子缩成一团在那里哆嗦，“我的神经有病”，并且开始哭泣。

“你说什么？”将军对他大叫。

“我的神经有病，我再也忍受不了炮击。”他仍然在抽泣。

巴顿开始大声训斥：“他妈的，你的神经有病，你完全是一个胆小鬼，你这个

狗娘养的。”接着，将军打了他的耳光，并且说：“别他妈的哭了。我不能让在这儿的这些负伤的勇敢战士看着一条狗杂种坐在这儿哭哭啼啼。”说着巴顿又打了这个士兵，把他的钢盔打落在地。

“你回前方去，也许你会负伤或被打死，但是你要打仗。要是你不去，我就让你站在墙跟前，叫行刑队枪毙你，”巴顿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手枪，“实际上，我应该亲手毙了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哭鼻子的胆小鬼！”当巴顿走出那间病房时，他还在向那个接收官叫嚷，要他把那个“狗杂种”送回前线。

对于巴顿来说，大发雷霆的一天还没有过去。

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撵走艾伦，这一天看来是下手的好时机。他对艾伦从未有过好感，但是，他尊敬艾伦的勇敢和能力。在突尼斯战役中，看到他勇敢机智地指挥第一师的辉煌战绩，他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把艾伦调给他用于西西里战役，虽然艾伦以从杰拉到特洛依那的节节胜利报答了巴顿对他的信任，但是，他的个性，他那慢吞吞的指挥方法和喜欢顶嘴的脾气常常使巴顿生气。

第一师的领导层中间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副师长罗斯福将军是另一位个性很强的军人，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得战士们的好感。艾伦和罗斯福之间加重了纠葛，如巴顿所担心的，它加剧了混乱现象在全师中蔓延。他不能赶走其中一个而留下另一个。正如布莱德雷将军所说的：“罗斯福应该和艾伦一起调走，因为罗斯福的毛病也在于过分宠爱这个师。”

布莱德雷衷心同意巴顿对两位将军的忧虑，当巴顿现在授权他调走两人时，他确实感到宽慰。这个决定命运的8月10日上午，正当巴顿在第九十三后方医院“忙碌”时，布莱德雷就在尼科西亚的指挥所里把两人解职了。

巴顿看来暂时控制了自己，所以当他到达布莱德雷的指挥所时，几乎是轻松愉快的。他偶然向布莱德雷提到刚刚发生的事件，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抱歉，我来晚了，布莱德雷，”他说，“途中我在一所医院停了一下，那里有两个假病号。我打了其中一个的耳光，让他清醒一下，恢复点儿斗志。”看来他在医院里



的发作是他的一种感情的发泄。出了气，巴顿的神志也就镇静下来了。

巴顿和布莱德雷讨论登陆的问题，再一次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他，必须按预定日期发动登陆。布莱德雷屈服了，只有服从他的命令。

第二次海上行动按计划实施了，650人袭击布罗洛海滩，情况不太妙，通往内地的出口很难通过，要经过一片橄榄树林，爬过一处陡坡，才能到达沿海的公路。目标是奇波拉山，在奥兰多峰德军战线后面不太远的一个山嘴。这次行动十分艰巨，代价高昂。伯纳德和部队从原有的650人中损失了167人。然而，陆军部的官方史料称赞这次行动是巴顿为了从翼侧包围奥兰多峰地区的敌人，在海岸上进行的一次非常成功的登陆。由于在主要公路两侧建立了阵地，第三师名副其实地被推进到公路上，德军被赶出他们极需赖以防止墨西拿陷落的另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防御阵地。

后来，丘吉尔和坎宁安始终认为，在征服西西里岛的战役中，巴顿显示了异乎寻常的才能。西西里战役的最后阶段使巴顿忙得不可开交，他一心要抢在蒙哥马利之前到达墨西拿，因而把两次“打耳光”事件丢在脑后。由于战事频繁，也没有别人再向他提起那些事件。

的确曾经有一份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交给了布莱德雷，但被他束之高阁。布莱德雷虽然对巴顿的鲁莽很反感，但他对他那傲慢而又庸俗的上司会干出极其野蛮粗暴的事情认为是在意料之中的，因此，他对这种粗暴地打骂一名士兵的事件并不感到惊奇。一般来说，布莱德雷应该有责任将报告送给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或者越过他的顶头上司巴顿，直接交给艾森豪威尔，但是，布莱德雷并没有这样考虑，他在巴顿手下工作，他忠于巴顿，决定不告发巴顿。

确实也有一份报告到了亚历山大将军手里，但他也对此事没有过问。他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处于一个英国人的微妙地位，没有必要去卷入他认为是美国人的事。当这个案件提到他们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时，他对巴顿说：“乔治，这是你们家的事！”于是，他将此案交给另一个美国人，艾森豪威尔去处理。

以后由于攻占墨西拿这个极其光辉的事件而掩盖了这个案件。特拉斯科于当地8月17日上午10时25分到达市中心正式占领了市府大厦，墨西拿正式被攻克。几分钟后，一个气喘吁吁的英国中校坐着一辆满是尘土的坦克跑来了，他是英国第八集团军的一名先行官，事后赶来为蒙哥马利抢胜利果实。

上午10时30分，巴顿凯旋进入该城。他胸前佩戴着第二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前一天授予他的。如果他需要什么确证的话，这就是确证，证明打耳光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利。

巴顿显得非常高兴，但那天晚上，他带着倦意在日记上写道：

“我感到失望，从紧张的脑力活动一下子转弯到无所作为的状态是很艰巨的。……我感到上帝十分慷慨。如果我能把这场战役重打一次，我将完全照搬我的老一套，历史上没有几个将军能够那样说。”

☆ 惩 罚

巴顿将军如果在第十五后方医院的接收站里第一次打人之后，能够控制住自己暴躁脾气的话，他打了一名显然是生病的士兵一事决不会闹得尽人皆知。那次打人事件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它只在医院里有些一般的议论，并且从来没有传到外面去。医务人员也没有把此事报告上级机关。

但是，在另一所医院里发生的第二次打人事件可能不同了。

此后，一份关于这起打人事件的详尽报告被送到驻在阿尔及尔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这是阿内斯上校的备忘录，是由第七集团军军医富兰克林上校转递的。

乍一看，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感到过分吃惊。他对布莱塞说：“我想我不得不把